

天风海雨吟啸行

——东坡词的智慧人生

周新华 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韩 宁

Tel: 0312-5921819

E-mail: hanning1974@126.com

版式设计：赵 谦

责任印制：闻 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风海雨吟啸行：东坡词的智慧人生 / 周新华著.

—保定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8.5

(走进古典丛书)

ISBN 978-7-81097-250-5

I . 天… II . 周… III . 苏轼(1036~1101)—宋词—文学研究

IV.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9634 号

出版：河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：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：1/16(710mm×1000mm)

印张：15.25

字数：167 千字

版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次

书号：ISBN 978-7-81097-250-5/I·209

定价：27.00 元

目录

上篇 情感世界

有情相守才是家——琴瑟情缘／3

亲情如水，一生相伴——手足情深／19

君子之交，如沐春风——师友情谊／32

忧国忧民，天地良心——兼济情怀／47

惜花未忍都无言——爱物情趣／61

中篇 心理调养

使君元是此中人——认知自我／79

此心安处是吾乡——内心修持／95



目录

下篇 胜地撷芳

也无风雨也无晴——禅道机智——110
滚滚长江东逝水——时空视野——125
归来分得闲中趣——审美心态——140

西子湖畔观跳珠——杭州的俊赏——155
超然台上望明月——密州的超然——171
东坡雪堂归去来——黄州的省思——192
佳人斜倚合江楼——惠州的顿悟——209
天涯海角作奇游——儋州的安然——225



上篇
情感世界



智慧的最高境界——厚博之爱

心中充溢着爱的人是可爱而明智的。因为，怀抱浓厚的仁爱悲悯之情，既可温暖他人，也可让自己活得愉悦而坦荡。

无论经历多少风吹雨打，苏东坡总是以一颗赤子般的爱心，去拥抱生活、关爱亲友、关注民生、善待万物。因此，他也享受到了心灵的抚慰与温暖，寻找到了生活的趣味与快乐，并昭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智慧的最高境界。



有情相守才是家 ——琴瑟情缘

论起夫妻情爱，我脑海里首先映出的便是《诗经·关雎》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诗歌先以雎鸠相向和鸣起兴，写一位男子寻觅到了自己的意中人。接下来便是“寤寐求之”，展开了求爱攻势，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”受尽了相思的煎熬，仍不懈追求。终于，打动了“淑女”的芳心，便“琴瑟友之”，“钟鼓乐之”，有了甜蜜浪漫的恋爱和庄重热闹的婚礼。此诗列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的第一篇，意义非同一般，故引起的关注与争论自然也就很多。或曰咏后妃之德，或曰刺周康王好色晏起，或曰祝贺新婚的乐章，或曰单纯的恋歌。我却以为，此诗实为恋爱与婚姻的颂歌，它既为中国数千年的恋爱婚姻确立了理想范式，又可作今天人们婚恋的指南。

诗歌突出的是一个“情”字，最打动人的也是对情的“寤寐”求之与思念。但无论相恋与迎娶，皆借“琴瑟”、“钟鼓”以表达，显得和谐高雅。可以说既言情又



庄重，既合情又合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此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“琴”者，情也。求爱，往往以琴挑之。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，借琴弹奏《凤求凰》，谱出了文君夜奔相如的千古佳话。张生追求莺莺也照此办理，为《西厢记》增加了雅趣琴音。而李商隐《锦瑟》一诗，以“锦瑟”起兴，便给人一种朦胧又美丽的遐想。夫妻情深称作“琴瑟和谐”，丧妻为“断弦”，再续娶便是“续弦”了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成为谈论男女之情的常语，“关雎”与鸳鸯一起，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地久天长的象征。所有这一切，无不与此诗特定的审美意象有关。

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有一支很好听的曲子，叫做“你是风儿我是沙”，听得人心潮激荡。尤其是“有情相守才是家”一句，唱出了爱的执著与婚姻幸福的真谛，朴素而深刻。轰轰烈烈地爱一场不容易，而守住这份情不变色，让夫妻感情家庭生活永远温馨谐美，就更不容易。那么，在漫长的婚后生活中，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平凡中，怎样才能做到“有情相守”呢？我以为，《诗经·关雎》对我们有不少启发，概括说来即识缘、求缘、惜缘。

恋爱婚姻讲究一个缘分，所谓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（《红楼梦》），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”（《水浒传》）。何来缘分？既需机缘，又要你识缘，识得谁是与 你相配的那一半。你是“淑女”，才能配得上“君子”；你够的上“君子”，才有资格求得“淑女”，当然还需要其他条件的考虑。否则，一味强求，既难有善果，也容易造成悲剧。其次，能识缘也要会求缘，只“辗转反侧”不行，还要会“寤寐求之”。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（唐·杜秋娘《金缕衣》）你不主动追求，不



会表达，就会缘走分失。最主要的，你要懂得惜缘。用真情“友之”，用真意“乐之”，才会长久地享受琴瑟之缘。

絮叨了半天《诗经·关雎》，与苏东坡的夫妻情爱有关吗？当然有。我以为，东坡之所以先后与三位女性都能够“有情相守”，就在于他能识缘、惜缘、守缘与随缘。

东坡的结发妻子名王弗，十六岁嫁入苏家，不幸华年早逝，二十七岁病逝于京都，一年后葬于四川眉山苏家祖茔，得以长伴公婆。东坡亲手栽下三万株松树，以寄托深深的哀思。她与东坡共同生活了仅十年有余，只留下一子苏迈。但她赢得了一曲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，一篇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，她的名字连同《江城子》一起，成为千古悼亡之绝唱！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诗人用朴实的语言，白描的手法，叙写了夫妻的生死离别；用怀人的笔法抒发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；又以倾诉的口吻诉说自己的沧桑与伤痛，情真意切，血泪交迸，哀婉欲绝。每每读之，都令人眼湿心热，情动神摇。正如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所说：“有声当彻天，有泪当彻泉。”（唐圭璋《唐宋词简释》）引起了历代无数读者的感动与共鸣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自潘岳的《悼亡诗》三首之后，能打动人心的悼亡之作确也不少。比如元稹的《遣悲怀》



三首，贺铸的《鹧鸪天·半死桐》，纳兰性德的《浣溪沙》（谁念西风独自凉）等。但最撼人心魄的，我以为还当属东坡的这首《江城子》。

此词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东坡知密州的时候，距王弗去世已过去了十个年头。十年的漫长岁月，亡妻依然活在他的心里，让他念念不忘，难以释怀，可见东坡对亡妻的怀念是多么深沉而绵长。那么，王弗是怎样的一位女子？东坡又为什么能守住这份情呢？实际上，二人的姻缘属于先结婚后恋爱型的。东坡对王弗，有一个从随缘到识缘，逐渐才惜缘并守缘的过程。

当时，东坡本欲隐居读书，不想过早结婚，为遵父母之命，才与王弗完婚。而王弗似已对这个年轻才俊情有所钟。因为据民间传说，二人的结合实缘于一个题名择婿的故事。王弗的父亲王方，为乡贡进士，颇有名望，想借为中岩寺一鱼池征名的活动，暗中为女儿择婿，于是便请来当地众多的青年才子。鱼池依山傍岩，游人拍手，鱼儿便跃出水面。因此，或曰“藏鱼池”，或曰“观鱼池”，或曰“跳鱼池”，均不尽如人意。只有东坡的题名“唤鱼池”，赢得了众人的赞许，而王方之女王弗派人送来的取名题签，竟也是“唤鱼池”。正是这次风雅的征名活动，导致王方请人向苏洵提亲，才促成了才子佳人的珠联璧合。

在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中，东坡深情地记下了三件事情。其一，侍奉父母，以“谨肃”。在父母公婆面前，王弗端庄守礼，谨慎懂事，恪守妇道，赢得了公婆的喜欢与器重。其二，伴读来凤轩，“敏而静”。东坡在来凤轩书房读书，王弗终日陪伴。起初，她未说自己知书，但东坡读书“偶有所忘”，她却“能记之”，从旁提醒，问其他的书，也所知不少。东坡大喜过望，方知道自己



的新娘是这样的机敏而沉静，性格正好与自己的外向豪爽互补，知书又可相伴红袖添香夜读书。其三，伴仕凤翔府，“类有识”。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东坡以京官身份任职陕西凤翔府签判。这是东坡第一次离开父亲、兄弟步入仕途，他年方二十六岁，年轻气盛，胸无城府，缺乏处世经验，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的妻子便成了他的贤内助。她常以父母之告诫提醒丈夫谨慎行事，说“子去亲远，不可以不慎”。东坡率真无隐，往往把什么人都当成好人，而王弗则善于识人待物。每当有客人来访，东坡总愿让她在屏后聆听，而她对客人是否可交的判断总会被事实所验证，对初入仕途的东坡帮助甚大。东坡越来越敬重妻子，爱惜妻子，时时听从妻子的良言劝告，夫妻更加恩爱情深。

然而，爱益深，天也妒！患难与共、情同知己的贤妻良友，竟过早的被夺去了生命，东坡失声哀恸：“余永无所依怙”！虽然几年之后东坡又再娶，但在他的心中，一直信守着对这位结发妻子的一份情爱，以至于十年后，积淀郁结为《江城子》这曲哀乐！王弗这短暂的一生，也算值了。

东坡的继室王闰之，人称“二十七娘”，是王弗的堂妹，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三十三岁的姐夫。这是一段很务实的婚姻，属于亲友撮合而成的亲上加亲。对王闰之而言，东坡才华横溢，忠厚善良，前途无量。而且接替堂姐，彼此知根知底，未来生活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对苏东坡而言，两情相悦固然重要，但父母双亡，前妻留下的儿子尚幼，自己公务繁忙又无暇顾家，找一个善于持家、宽厚慈爱、能善待儿子的人更切实际。而王闰之就恰好符合这个条件。因此，当年苏东坡续娶这个小妻妹时，虽未必那么心甘情愿，但还是极明智的选择。后



来的事实证明，这又是一段美好的姻缘。

东坡与王闰之于熙宁元年（1068）七月结为连理，到元祐八年（1094）八月一日闰之病逝于京城，他们的夫妻情缘为二十六年。王闰之延续了王弗对丈夫的关心和体贴，为东坡生下了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，并抚育了堂姐留下的长子苏迈，“三子如一，爱出于天”，是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夫妻之间虽谈不上有多么炽热、浪漫的爱情，但王闰之跟随东坡走南闯北，遍尝了大起大落、悲欢离合的种种境遇，抒写出了中年夫妇在患难与琐碎中相依相守、相濡以沫的深情。

在东坡的诗词中，除《祭亡妻同安郡君文》之外，少有特意标明为闰之而作的名作，因此，王闰之也就不太被读者和研究者所重视。但检读东坡诗文之后，我发现至少在十来篇作品中，闪动着王闰之的形象，仅词作就有六篇。这些词多作于夫妻两次久别之时，表现出东坡对妻子的思念与钟情。

东坡与王闰之的第一次长别是在通判杭州任上，因受命前往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一带赈灾，夫妻离别近半年之久，思家念妻之情便油然而生。这时期有两首词婉转真切地表达了这种情感。一首是《减字木兰花·得书》：

晓来风细，不会鹊声来报喜。却羡寒梅，先觉春风一夜来。香笺一纸，写尽回文机上意。欲卷重开，读遍千回与万回。

此词作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正月，距上年冬离家，已有两个月左右，对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，收到家人的书信更是喜悦异常。词题虽未标明得谁之书，但正如邹同庆、王宗堂所说：从“香笺一纸，写尽回文机上意”



的用典，显为“得”妻之“书”（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）。据《晋书·窦滔妻苏氏传》记载，前秦秦州刺史窦滔，被徙流沙，其妻苏蕙思念丈夫，织锦为八百四十字回文诗，宛转循环皆可诵读，寄给丈夫以表情思，后世传为佳话。东坡用此典喻妻子的书信，可见王闰之知书能文，信写得情意绵绵，使得诗人爱不释手，“欲卷重开，读遍千回与万回”。也流露出了东坡对妻子由衷的欣赏和深切的思念。

另一首词为《少年游·润州作，代人寄远》，是一首很美很有名的作品，词曰：

去年相送，余杭门外，飞雪似杨花。今年春尽，杨花似雪，犹不见还家。对酒卷帘邀明月，风露透窗纱。恰似姮娥怜双燕，分明照，画梁斜。

词的上片，用“飞雪”与“杨花”两种形似可以互拟的自然物象，作为冬、春两个不同季节的典型景物，表达夫妇别离的长久和久别的悠悠思念，形象鲜明，情景交融。同时，此词上片由两个并行的四、四、五言的句式组成，形式独特，作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形式，让“飞雪似杨花”时的送别场景和“杨花似雪”时的思念情景互衬，既构成回环往复的旋律节奏，让人想起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，又把连绵悠远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下片的画面转入室内，借李白《月下独酌》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之意，写月光风露下思妇凄清孤寂的心情。为了排遣相思之苦，她卷起珠帘，想邀月同饮。然而，风露却透窗纱而入，且明月也未与她“对影成三人”，却像是偏爱画梁上的成双成对的燕子，多情地



斜映着它们。这里以“姮娥”代月，写月亮初上，照见燕子双栖，更加重了孤单相思之人的孤独与凄凉，写得含蓄而多情。

最妙的是这首词的独特构思。词作的主旨本是诗人思念远在杭州的妻子王闰之，却不直写自己的思念，反写妻子在家中思念自己。类似的写法在东坡之前也不少见，最典型的莫过于杜甫的《月夜》：

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
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
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
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

诗歌写的是天宝十五载（756）安史之乱中，杜甫身陷叛军占据的长安，思念鄜州的亲人。“本是诗人对月怀念妻儿，但诗中所写主要的却是妻子对月怀念丈夫，和孩子由于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怀念爸爸的情形。通过这样一种巧妙的构思，就不仅使得自己的怀念之情更加突出，而且整个诗篇也由自己单独的抒情变为夫妻两人共同的抒情了。”（程千帆《古诗今选》）

东坡的《少年游》与杜甫的这首诗很相似，都以独特的构思写出了伉俪的深情，但手法仍有些不同。杜诗虽揣想妻子如何思念自己，但仍是自己的角度着笔，是“心已神驰到彼，诗从对面飞来”（清·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）的写法。而东坡此词则完全站在妻子的角度，以妻子的感觉和口吻来写，用的是“代言体”的方式，既曲折深婉，又更可见夫妻情同彼此，心灵相通。

东坡与妻子的第二次久别，是自元丰二年（1079）七月系狱乌台，到元丰三年（1080）五月苏辙送王闰之



及一家大小到黄州与东坡团聚，前后达十个月之久。这期间，东坡寄给王闰之的一封信使用了词的形式，即《南歌子·感旧》：

寸恨谁云短，绵绵岂易裁。半年眉绿未曾开。明月好风闲处、是人猜。春雨消残冻，温风到冷灰。尊前一曲为谁哉？留取曲终一拍，待君来。

词作于东坡初到黄州贬所的元丰三年二月，离别家人正好半年。想半年前在湖州任上，东坡被突然逮捕，家也被抄，一家人几乎吓死，哭声震天。据《东坡志林》记载：看到丈夫被带走，王闰之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东坡为了安慰妻子，便回头说到：“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，作一诗送我呼？”——杨处士名朴，为宋真宗时的一名隐士，善作诗，因不愿应诏入京而被押到朝中。真宗问他能否作诗，他答曰：“不能”。真宗又问他临行时有无人作诗送行，杨处士便回答说：“没有。只有老妻作了一首绝句：‘且休落托（魄）贪杯酒，更莫猖狂爱吟诗。今日捉将宫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’”真宗听后大笑，便放了杨处士回家。王闰之听丈夫如此说话，“不觉失笑”，二人这才分手作别。这个生离死别的场面既表现了东坡的旷达与幽默，也显示出夫妻相互之间极深的了解。

东坡此词既向妻子倾诉了被抓、受诬、遭贬的痛苦“旧事”及满腔怨愤，又想象、推测妻子半年来一定是“眉绿未曾开”，满腹忧愁。既说“春雨”、“温风”到来，灾难过去，自己心情渐趋好转，以免妻子担忧挂念，又盼妻子早来黄州，一家团聚。

真可谓患难见真情！谁说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



到时各自飞”？灾难也是机缘，它会让爱的火花更灿烂温馨。这绵绵的情愫，殷殷的思念，今天读来都让人叹息与感动。真该感谢当时没有电话、手机、电子邮箱等高科技的玩意儿，才让这缕缕的真情美意借文字保存下来，供今天的我们咀嚼回味。

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，突发事件毕竟为偶然，常态的必然则是一粥一饭，朝夕相处，很容易产生所谓的审美疲劳。冯小刚一部贺岁片《手机》，便将婚姻生活中的这一面，巧妙地演绎出来。因此，有人便悲叹：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”打架吵嘴者有之，红杏出墙、移情别恋者也非少见。东坡“不是一个完人，处在宋代纳妾、携妓宴游颇为风行的社会环境中，他也曾有过一些风流韵事，但是从整体上看，苏东坡的爱情生活还是较为严肃而质朴的。”他“爱情生活的特点，是钟情于自己的妻子，而不是拈花惹草。”从他的文学作品里，我们“清楚地看到了一位感情炽热，但却严肃而忠诚的苏东坡。”同时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“一位与丈夫同生死、共患难，忠贞不二，勤于持家的贤妻良母的王闰之形象。”（朱靖华《苏轼论》）

王闰之贤惠稳健，善良宽厚。作母亲，她待堂姐之子如同己出，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温暖而清爽。作妻子，她对丈夫关怀体贴，无微不至。元祐七年正月，东坡任颍州知州，州堂前梅花大开，月色鲜霁。王夫人说：“春月色胜如秋月色，秋月令人凄惨，春月令人和悦，何如召赵德麟辈来，饮此花下。”东坡大喜，认为“此真诗家语耳”，遂召赵德麟等人饮酒赏花，并作词《减字木兰花·春月》：

春庭月午，摇荡香醪光欲舞。步转回廊，半落梅花



婉婉香。轻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处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肠。

闰之尊重、理解丈夫的脾气爱好，给他以极大的宽松和自由。她知道丈夫爱借酒解忧，无论多困难，也要给丈夫预备点好酒。东坡有感于怀，常常把妻子的体贴与贤惠写入诗文之中。比如《后赤壁赋》：

客曰：“今者薄暮，举网得鱼，巨口细鳞，状似松江之鲈，顾安所得酒乎？”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”于是，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

闰之清楚地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不会愚蠢地去改造他。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爱的是丈夫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财产、地位与名声。因此，丈夫被贬黄州，躬耕东坡，生活艰苦，她也毫无怨言，助耕养蚕，“菽水欣然”。丈夫官高位显，荣华富贵时，闰之有机会陪皇后祭拜皇陵，受到贵夫人般的荣宠，她也不会喜笑颜开。因此，当她因病离世之时，东坡痛彻肺腑：“孰迎我门，孰馈我田？”谁会在门口迎接我，谁来体贴照顾我？这就是夫妻！平平淡淡又温暖如春。这才是真正的夫妻！永远的关爱与牵挂。东坡无以为报，发愿“唯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”七年以后，东坡撒手人寰，夫妻得以合葬相伴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
东坡感情生活中的第三位女性王朝云，字子霞，为东坡的爱妾，是东坡晚年遭贬惠州时的精神慰藉与生命支柱。与前两位王姓夫人均出身于书香门第不同，朝云则出身风尘，但这并不影响东坡对她的尊重与疼爱。两